



《當愛來的時候》劇照



《爸...你好嗎?》劇照

一定要為灣仔拍一個戲

舒 為甚麼?

張 有一年我去香港，飯店後面那條街有電車在走。我那時的師兄叫 Thomas，是《赤壁》的副導演（按：即周惠坤，後來導演作品有《初戀嗶嘰雞》）。他請我吃飯，然後去一個以前是當舖、現在改成喝紅酒的地方，在灣仔（按：當舖是莊士敦道的和昌大押，張所指的是樓上的英式酒吧及餐廳 The Pawn）。我就在二樓的陽台，看到兩個女生。有一個女生喝醉了被扶著回去；一個女生是之前台北電影節得獎的導演于瑋珊，拍小孩的，以前是惠善的助理。惠善扶著她回去。我印象很深刻，兩個醉醉的，雖然我跟我師兄都很醉。電車嗶嗶走過，我看著兩個女生走去。我就說：「哦！太漂亮了！」重點是我聽得懂廣東話，看見兩個台灣人走過去……我便馬上跟 Thomas 講，一定要為這個地方拍一個戲。

還有一個地方我想去重溫一下，那是在橋下面、有電梯上去的，又有很老的海產店在橋下面。在那邊吃會有酒釀小姐幫你倒啤酒！

家 北角?

張 對！北角沒錯，天橋下面。我們坐在通道旁邊，兩個台灣人第一次看到那麼多的蝦子。回來後就馬上寫了一個劇本，叫做《當愛來的時候》，就是寫酒釀妹子。但最感動還是當舖那個地方，「嗶嗶」電車經過，很有……就像媽媽倒在地上，你看到姐沒有甚麼感覺，但當你看到李鴻其的鞋子踩上去，細微地、一個一個把它捏碎，你的心就開始崩潰了。聲音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的聲音幾乎都是自己處理的。

舒 你剛剛提到家庭的問題、倫理的問題，其實你差不多每一個電影都在講家庭，然後是家庭裡面的複雜關係、矛盾、衝突，愛恨交纏。

張 我最喜歡講家庭。我家只有三個人，所以每次交女友，我媽第一件事情就是說：「你會不會打牌啊？」我會教女友下一句要接甚麼：「我會學啊，張媽媽。」哈哈。

就像我公司開伙食這東西，為甚麼公司要有一個人專門跟我一起煮菜？他們不管要開工，除了吃便當之外，一定要回來吃大合菜，因為我很希望有一個大家庭。我是獨生子，所以在每部戲，大圓桌吃飯是最基本的。只有《醉·生夢死》是例外，完全沒有吃飯的戲，只有喝酒，其他都有。《當愛來的時候》有啊！《忠仔》、《黑暗之光》、《美麗時光》……《黑暗之光》比較誇張啦，《爸...你好嗎?》好像都有吧！對我來說，吃飯的戲最難拍，我一定在吃飯時間拍，因為「鏡」是演不出來的，那菜一定是要新鮮、現炒的。

拍得最辛苦是《黑暗之光》拍盲人的時候，因為盲人看不見菜，你不可以跟他說：「要不要吃『這個?』」「這個」是甚麼？所以講這個菜的人要知道所有菜名，所以李康宜要去菜市場認識所有菜：苜菜、高麗菜、白菜……魚有沒有刺也要處理，所以《黑暗之光》最辛苦。為了拍一頓飯，只有一直吃一直吃，吃一個多月。哈哈。

所以一堆人吃飯是我自己內心裡面的一個……我只有個小孩，現在小孩又讀大學了，只有我一個人，所以會在公司跟他們一起開會、吃飯。我的故事裡面這個是跑不掉的，新片也是一直吃飯。

待續……更多訪問內容，請留意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年底出版的第二期學刊。



焦點影人系列
黑暗中潛行
張作驥回顧展

呈現演員、場景 背後自己的東西 專訪導演張作驥



「鮮浪潮」焦點影人系列

黑暗中潛行

張作驥回顧展

FILMMAKER IN FOCUS SERIES
STALKER IN THE DARK
THE FILMS OF CHANG TSO-CHI

17—29.08.2018

freshwavehk
www.freshwave.hk/changtsochi

主辦 Organised by: 鮮浪潮 Fresh Wave

資助 Supported by: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
夥伴機構 In Partnership with: 百老匯電影中心 Broadway Cinematheque

戲院夥伴 Cinema Partner: MOVIE MOVIE citylozo

節目夥伴 Programme Partner: 自主映畫

場地贊助 Venue Sponsors: ARTMAP, plus, MOVIE MOVIE, 金花

媒體夥伴 Media Partners: 藝術地圖 ARTMAP, plus, MOVIE MOVIE, 金花

支持機構 Supporting Organisations: 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 School of Film and Television,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; 香港演藝學院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

日期: 2018年6月29日
 時間: 14:00 - 17:45
 訪問者: 舒琪、家明、徐明瀚、于晴
 整理: 于晴、舒琪

兩年前給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做《醉·生夢死》的專輯時，我們已經想訪問張作驥導演，但當時他還在獄中。以下訪談在他設於台北景美區的工作室進行，正值他的新片《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》籌備得如火如荼之際。導演很慷慨，無所不談。我們聊了一整個下午，整理出來的訪問稿接近3萬5000字。這裡先節錄8000字，以配合「鮮浪潮」焦點影人系列《黑暗中潛行——張作驥回顧展》的活動。全文將刊登於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年底出版的第二期學刊。（舒琪）



(左起) 徐明瀚、舒琪、張作驥、家明、于晴

舒 琪
張 作驥
家 明
徐 明瀚

拍進片子裡，永久保留

舒 新片甚麼時候開拍？**張** 7月5號、6號，還在準備。換了三個美術，最後我自己下去做。

舒 都在台北拍？**張** 在公館一個廢棄的眷村，在蟪蜋山。

家 這兒是工作室？**張** 我以前住三樓。樓上是剪接室，這邊是倉庫、道具間。

舒 在這邊已經很久？**張** 1999年才到這邊。

徐 之前在永和是不是？**張** 永和是我家、我媽媽家。我母親剛走，打算說老人家東西該怎麼處理？（新片的）主景陳設了半天都不行，我想了想就乾脆把我家80%的東西都搬過去……客廳爸爸媽媽的相片和我小時候的相片，都就拍到片子裡面，永久地被保留著。這些家具你不能留啊，沒地方放。

舒 我們這個回顧展，進行得滿順利，謝謝你的合作。**張** 兩年半不在這個圈子裡，發現沒甚麼變化，但我自己會有個變化。大概從《美麗時光》之後，就開始顧慮到台灣市場和觀眾。在裡面兩年多，想了蠻多的，然後看到一些沒有甚麼希望的人。

我幾乎跟無期徒刑（的牢友）在一起，300多個無期徒刑，那種感覺真的是……你知道他們每年365天都是一樣5點便起床，9點便睡覺。所有人都怕蟑螂、蒼蠅，怕甚麼的……在外面殺人放火，在裡面卻非常怕這些東西，不知道為甚麼。他們都很愛乾淨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都在房間吃，然後擦牆壁。我不懂為甚麼要擦牆壁。總是有一個人去做這件事情。

我都有寫日記的習慣。我覺得我應該回到我最早期拍片的感覺，所以請他們把我以前寫的東西寄進去給我，慢慢就發現，啊！我以前原來只想到要拍個故事，並沒有想到觀眾懂不懂。《當愛來的時候》是最煽情的一個了：《爸…你好嗎？》有一點點；然後《暑假作業》也是，但那是因為預算關係。《暑假作業》本來是要拍我小時候成長的故事，小時候我差點死掉，很多小故事。後來沒法拍，因為沒有預算，只有幾百萬（新台幣）、1000多萬這樣拍，台灣的人工又愈來愈貴，就一直改故事，改到最後變成一個非常低成本《暑假作業》。但還是考慮到小朋友，我希望小朋友能看，所以裡面很多限制級的東西都剪掉了。一直拍到《醉．生夢死》，那是一種非常慌亂、有一點在裡面（按：指監獄）的感覺。



《暑假作業》劇照

很多東西其實沒有別的意思

舒 《醉．生夢死》為甚麼要加那個「．」在中間？**張** 我就是因為那個醉了才發生事情的人。對我來說是這樣子。我覺得很多東西……就像《忠仔》的海報一樣。那是一個很有名的設計師設計的，我看了覺得為甚麼都很棒，顏色也對，但就是像《國家地理雜誌》的封面。他說怎麼辦？我說你先不要生氣，讓我處理一下。我就把海報撕掉，再貼回去，就成了《忠仔》海報。

很多東西其實很單純，沒有別的意思。就像呂雪鳳一樣，我那時候一找她就說：「戲不多，就幾場而已。」她說她拚了死命都要演，還拿錢來。我說好吧，那你有甚麼東西是最怕的？她說：「我甚麼都不怕，只怕怕。」我說完了，你就忍受一下吧！拍攝那天我準備了很多高粱酒，拚命給她灌。她一直怕，全身在抖。演完之後洗澡，不斷地哭，因為姐還在她全身爬。還好啦，那個姐很乾淨，是用木屑養來釣魚用的。姐真正噁心和讓人害怕的，其實來自你踩下去那一刻，那被踩扁的聲音。

醉了才發生事情

舒 《醉．生夢死》故事意念剛開始時還沒有出事？**張** 是出事之後。我這樣講好了，出事之後我一直覺得我是沒事的。有陌生人帶酒來找我，買酒來給我，喝了她不走，那酒全都是我喝的，她只喝一杯。我老婆說，她上來就是找我抱她。我心想，我是喝醉了，喝成這樣？她當天就跟我要500萬，我就想神經病啊，不要臉啊。她是很久以前的演員，我們公司都把她當作拒絕往來戶。她那天非常熱情的來。那時候我還在和我媽打電話，我每天要跟我媽打電話打兩個小時。我一直覺得你告啊，沒有關係。結果一告她就後悔，因為她告的是公訴罪，不能撤；她要拿錢都沒有用，但來不及啦。我覺得我是OK的啊，我醉了一定沒辦法做任何事情，我覺得我是這樣子。等到檢察官起訴，發現有DNA，我當場就傻了，嘩！糗了，真的有事情。

然後開始三個月媒體都在追這事情。那三個月我就每天都看電影，在樓下小房間裡面。媒體記者在對面住了兩個月，就盯著我。後來我跟我同事說，把窗戶、窗簾都打開，我開始把二樓全部改裝，把辦公室移到窗邊，就隨便你拍。既然這樣子，我朋友就說，你要不要把心情寫一寫。好，我就寫，那時候寫了四個字：「醉．生夢死」。

其實最擔心是我媽媽死，因為有一次——那時候一審吧——宣判後我做了一個夢，我回到家，我媽身上都是蛆！我說好吧，就拍吧。那時候沒有演員，後來他們介紹幾個演員給我，我一看，這些演員能拍戲嗎？好吧，就跟他們耗吧！就把他們丟到菜市場去，慢慢磨他們。但我覺得我拍得不好，因為那個自己的狀態在裡面。那時候 Tony Ryan 來，我剪了一個180分鐘的版本，他說：「有點長，作驥……太長囉，三個小時。」我說：「我滿意這個，沒有關係啊！」他說：「你不要不要再看一看，我覺得有些東西可能只有你才懂。」我說：「好。」當天晚上我就跟惠菁（按：謝惠菁，張作驥電影工作室的助理），還有另外一個人，在剪接室剪到天亮8點多，就現在這個版本。

那時已經二審改訴，一直改訴，不讓我上訴。我們講的是證據，還有證人，我公司11個人全部都不算，因為他們都在我這邊上班，有利害關係。我那段時間對司法非常不服氣，後來想一想，其實進去看看也好。律師跟我講不會很長，我就想我可以進去體會一下。但他們說如果是性犯罪的在裡面會很慘。我說還好，在裡面就要自己尊重自己。裡面有分，比如說，你是殺人的、你是拿槍的；槍分制式手槍還是改造手槍，裡面都有階級。

後來最高一審駁回，我馬上去找律師，那時候我母親都不知道。律師說：「我忘了跟你講，關於我們這種案件，假釋的機率很低。」我就想，你現在才跟我講？他們都認為我可以打贏，因為有證據，法醫也提了證據，但他們都不採信，那個法醫是民進黨的，那個法官是國民黨的，對法醫看都不看。我上個月聽到一個檢察官跟我說：「你的證據是有問題的。」我心裡想，都關兩年多了，算了。他說：「你的名譽呢？」我說：「沒關係啦，自己爭取就好。」我們自己那時候想，我在這個圈子20、30年了，應該很多藝人或工作人員會跳出來吧，但到目前為止沒影子。我覺得就是，相信就相信，不相信就不相信，所以那時候去參加影展心情都也不好。比如說去柏林，沒有甚麼喜悅，唯一收穫就是發現德國人對於穿白襪子這回事原來是非常敏感的。他看見我穿白襪子便說：「Surprised（驚喜）！」他說大概你是director（導演）才敢這樣穿。我說我不懂。他說在德國只有學生才穿白襪子，一畢業就不能穿，後來我得獎就講這段對話。我想說我的電影其實是講華人的父、母親其實都希望小孩怎樣怎樣。但我沒有講同志這件事，因為國外更開放。我其實已經拍得比較保守，有很多都要剪掉，因為畢竟台灣要上片。我擔心他們會把我和我的team（團隊）和監獄這件事情扯在一起。

太多事情都是上天安排的。我說你已經判我罪了，可不可以晚幾個月？任何人都可以，就是我不行！最後我很有生氣開記者會，把所有證據都放出來。我沒說我沒罪，我是在告訴你，為甚麼要我自己去證明我沒有罪呢？結果後來通知我金馬首映那天進去，我就錄了一段話：「各位聽到我的聲音的時候，想必已經開燈了。」因為7點到9點嘛，不是開燈嗎？我說：「你們開燈了，但對不起這個時候我正好關燈。」我進去第一天，在裡面9點關燈，就躺在那邊，心裡想現在應該在播我講話了。很戲劇性啊！在裡面還有更多戲劇性，碰到很多很怪的人，那一輩子的收穫。所以我就覺得這次回來先拍《陌生人》，再來拍一個愛情故事看看，第三部就拍比較無法無天的，就是監獄人、兄弟的。我其實很喜歡拍兄弟片，我是非常喜歡拍男性的。

那個讓李鴻其都要哭了。你說暴力電影，我不要血、不要刀、不要槍，這才是我追尋的，用一根牙籤就可以做到。

舒 上次訪問聽說尚禾在裡面也有一些戲被剪掉。

張 很多啦，我拍片大部分都是這樣子。這事後看有點浪費，但當時就覺得每一個環節都要拍下來。在剪接室冷靜下來時，就覺得要留點白給觀眾。當時面臨的一個問題是，最後碩哥和尚禾怎麼辦？說故事一定要有一個結束，我不想把結束放在他們兩個男生身上，而覺得應該結束在李鴻其身上，這樣媽媽的力量才會大。本來ending（結尾）的鏡頭是在橋下面他和媽媽跳舞的，但我拍得不好看，沒有感覺。後來我叫他說：「李鴻其你過來，你看我做甚麼你就做甚麼。」就要他對著鏡頭突然笑，突然哭。我覺得那個不錯，就把它當作開場。我隨時會加一些東西，那些本來在劇本都是沒有的。

演自己最難，80%的人都不了解自己

家 導演能分享工作室的工作方法嗎？上次我們訪問演員之後，發現他們拍攝前都會先待在一起很長一段時間，角色名字大部分都用他們的真實名字，習慣了，就像演自己一樣。我們這次把你的電影重看一遍，發現你從最早開始就已經這樣——都是用演員的名字來做角色名。這方法從《忠仔》開始便是一樣的嗎？還是中間有甚麼改變？

張 我不知道耶。基本上沒甚麼變吧。我希望變，但是……第一，我的預算都很低。沒有預算的時候，沒有空間，就得花時間。我的演員常會被別人說：「你都在演自己。」我說：「不會啊！」演自己最難，很多人都不了解自己，你會跳！我說：「不，要背面跳。」我會去想一些比較困難的方法，然後她就花了一個月在那邊背著臉跳海。我大部分時間都是用這種方式。

對我來講，一個人，比如說他來幫我演戲，他很想演這個角色。但這角色是我們在冷氣房裡寫出來的，當他落實在一個地方時，他和那空間卻需要一個感覺。就像《黑暗之光》裡的李康宜一樣，我問她：「你的專長是甚麼？你會甚麼？」她說：「我只會游泳。」我心裡想，你只會游泳，我卻不能拍你游泳啊。我說：「你不怕水對不對？可不可以在大海裡游泳？」她說可以。我說：「好，那你跳海。」她說：「太棒了，我會跳！」我說：「不，要背面跳。」

演員是甚麼？一般來說，故事都是走平面的，即使是殺來殺去，誰最後發現他不是他媽媽的那種情節。但我覺得要立體化，是要有那個演員自己的東西出來。所以我的演員大部分都會有一個問題，就是拍完我的電影之後去拍別人的，東西都出不來，因為別人沒有時間去等他或是去找他的東西。他們都是素人，後面再找他演戲的是因為他演了我的電影裡的角色，於是很多時都重複了那個角色。對我來說，我是不會有興趣再找他演第二次或第三次的，除非是完全不一樣的角色。像呂雪鳳，她在《醉．生夢死》是一種，在《當愛來的時候》卻是很誇張的。在新片裡我也找了她來，演的是個非常傳統的、卑微的、被所有人看不起的女人。她嫁給一個同志，最後有一天在菜市場發瘋。我覺得

任何一個角度都是角度，反而變成沒有角度

舒 你剛剛提到人物、演員或空間的問題，我看你的電影有一個很深的印象，就是每部電影的地點、空間都很突出。我感覺好像是你先選定這個空間，才有這個故事和人物。這個空間很重要，幾乎本身就是一個人物。比方《醉．生夢死》，是否有這個空間或場景？你怎麼找這場景呢？

張 我們講新片這個場景好了。我是去年8月份出來的，現在回想那段時間我是一片空白。我當然知道我還要拍片，但想到的很多事情都接不上來，因為和裡面的生活步調很不一樣。我在裡面不用應酬，很輕鬆；反而在外面就所有東西都要思考，太複雜了。所以出來那時候，惠菁叫我把生活回到單純化：「導演，我們騎腳踏車出去走走吧。」我一看台北變了，馬路變得好寬，看到那個腳踏車道，我們就騎腳踏車。我說：「我看看房子好了。」一不小心騎到蟪蜋山，然後在蟪蜋山看、看、看，就看到一戶，彷彿有東西在勾住你。我心裡想：「好，就做一個廢墟！辦得一塌糊塗的廢墟！」

我記得那是9月2號還是3號，我是8月17號出來的，然後就寫了一個劇本，希望能找一個眷村。要是用那個地方去整理會很貴，我沒有這個錢。然後我們去基隆、台北到處找，至少找了400-500個單位的房子。今年2月我開會時說：「我們還是回去那間好了。」那間怎麼看都是對的，很奇怪的就是有那個格局。

你剛才講的沒有錯，但是我大都是先有劇本，不過對場景的概念是要有味道，所有東西都是要幫故事加分的，包括人和他的個性。我的劇本寫得不好，所以拍攝時就要靠更多其他東西。有了骨架，但是沒有那個肉、比例不對便不好。我們都有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為甚麼有些人看起來特別漂亮？就是因為他的比例對了，我就是要那個比例要對。怎麼樣比例對？那就是你看一個房子、一個空間，要決定角度在哪裡，然後就去陳設。陳設、美術這件事情，為甚麼擺的東西畫面看不到？那是因為你沒有角度，所以你一定要先決定角度。從這角度看這房間，它會很透很漂亮，然後才開始放東西。但是現在因為數位化，很多東西都很方便，任何一個角度都是角度，反而變成沒有角度。但對我來講不是這樣子的，於是這次決定電影要fixed（固定）的，不動，不要動。因為《醉．生夢死》是動的，用動態來掩飾場景的缺點。它最好的是外面的水泥，非常有味道，就是那個放螞蟻的地方（那些螞蟻也非常配合！）只有那個東西可以用靜態來拍，靜靜地讓場景的那個味道出來。至於房子本身卻是非常不好的，就是構造不好，於是我把牆壁打破，弄個窗戶，然後又把後面改成紅色，中間再開一個窗戶；另一邊牆壁不能動，是尚禾的房間；再來就是外面的陽台。但那樣子不好看！我就讓李鴻其沿U字型跑回來，走屋簷，這個場景就活起來了！

得那是她在整個電影裡最難演的戲。我給她一個台詞，偷拍她在裡面發瘋、抓衣服那樣子——就是她身為一個女人的痛苦。這個人在觀眾眼中是不對的、壞的、不好的，但她講的話是對的，她的牢騷都是對的，這是女人的牢騷。這些就是演戲的過程。

如果說是「演自己」，那該怎麼演？自己就沒辦法演嘛！百分之80的人都不懂自己，但是懂自己的反應。那是一個反射過程。人家罵你你生氣，那是一個反射的、經驗的東西。但經驗的反射不是就代表你不是就代表你了解自己？不一定。有時候你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決定，說自己是甚麼人。有些人就講不出來。那我就會想辦法找到這個人的後面是甚麼，然後用戲劇概念把他襯托出來，這樣子的人觀眾才會記得。



《黑暗之光》劇照

習慣一個人和愛一個人是兩件事

舒 你剛剛提到想拍愛情、拍女生，其實我看你的電影，就一直覺得你很浪漫。但這個「浪漫」不是一般愛情片那種，而是一種浪漫的情懷。

張 這樣說吧，其實我是很怕女人的。女生一跟我吵架，我就不會跟她爭。很奇怪，我生命中就是這樣子。我老婆如是，結果最後弄到離婚了；同事亦一樣，雖然我大她們很多歲，她們亦是我的員工，但她們一固執起來，我就算了，走了。我不想和女孩子爭，所以我戲裡的女生都是反過來的：男生衝起來就很過癮。

至於你剛剛講的那個…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浪漫，但我很少跟女孩子講我愛你啊甚麼的，這倒是事實。我一直覺得，從很多小東西身上是可以看出關心的。在愛情這件事上，習慣一個人和愛一個人是兩件事。習慣很容易會變成一種依賴，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七年了，所以你就要結婚了。但這是習慣嘛！愛情真的來的時候，是你三天沒看到他就會……那便不是習慣了。我對這個很有興趣，真的很想拍愛情片。

舒 但你每部電影裡都有愛情啊！**張** 嗯，《醉．生夢死》啊？那個女生生得很紅耶，她是張菁。那天她來面試，我們正在地下室排舞，跳那個高跟鞋舞。突然他們說有一個女生來面試，我轉頭一看，看見李鴻其。我很了解李鴻其，他以前的女朋友是李亦捷。我打定主意幫他選一個電影裡的女朋友。張菁後來坐在我旁邊。我一看，嘩，胸部好大！好，就是她了！對，一分鐘就決定了！因為我覺得李鴻其就是適合胸部大的。後來李鴻其問我：「導演，你怎麼選了她？」後來他們兩個就真的談戀愛了……

拍戲的時候有一點啦！拍我的戲很容易談戀愛，因為我會讓他們一直在一起。當然他們都知道那個裡面的戀愛不是真的，那是一種依賴、習慣。一拍完，現實面一來，沒有通告，就變成他們自己的問題了，就馬上分手。

我很相信直覺。就像新片有個小朋友演那個小孫子，我們去學校找一個學唱歌仔戲（按：台灣具代表性的傳統表演藝術；20世紀初發源自宜蘭，現為台灣民間最興盛的傳統戲曲之一）的小男生。我一看第一個表演的就說：「不用看了，就是他！」我就感覺到 he 最安全，雖然他沒有演過戲。他有色盲，看不出黃色和綠色的差別，我就把這加入劇本裡面，讓他去看夕陽。他看到的是「綠」陽，不是「夕」陽，對他來說並沒有黃色這事情。問題是，他怎麼知道黃色？我很好奇問他，但卻覺得有點殘忍。你沒有黃色這件事是誰告訴你的？你怎麼知道黃色？因為你這輩子永遠不知道黃色啊！「你怎樣判斷紅綠燈？」他說他只能記位置，中間那個閃的不要管，就是這樣子。把這個加進戲裡，就靠這個，演員便立刻變得立體。

愛情片我一直想拍，還想到香港拍。